羣書治要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四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後漢書四

傳

延篤字叔堅、南陽人也、爲京兆尹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出珍藥、而大將軍梁冀、遣客齎書詣京兆、并貨牛黃、篤發書收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欲求其

事篤以疾免歸也、

史弼字公謙陳留人也、為北軍中候、是時桓帝弟渤海王悝素行險辟、僭傲多不法、弼懼其驕悖為亂、乃上封事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興、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孝景皇帝驕梁孝王、二弟階寵、終用教慢、卒周有播蕩之禍、漢有爰盎之變、竊聞勃海王悝、憑至親之屬、恃偏私之愛、失奉上之節、有僭慢之心、外

聚剽輕不逞之徒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羣居皆有口無行或家之棄子或朝之斥臣必有羊勝伍被之變州司不敢彈糾傅相不能匡輔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遏絕恐遂滋蔓為害彌大乞露臣奏宣示百僚詔公卿平處其法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勃海有享國之慶不然懼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路矣不勝憤懣謹冒死以聞帝以至親不忍下其事後悝竟坐逆謀貶為癭陶王徙遷河東太

書無為太尉三字補之

守。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乃豫勅斷絕書屬。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齎書請之。并求假鹽稅。積日不得通。生乃說以他事謁弼。而因達覽書。弼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人而詐偽無狀。命左右引出。楚捶數百。即日考殺之。侯覽大怨。遂詐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得減死罪一等。

陳蕃字仲舉。汝南人也。為太尉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乘勢犯法。二郡太

守劉瓆成瑨考案其罪雖經赦令而並竟考殺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瓆瑨罪當弃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沒入中常侍侯覽財產東海相黃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並坐髡鉗輸作左校蕃與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諫請瓆等帝不悅有司劾奏之矩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

臣聞齊桓修霸務為內政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以疎內患漸積外難方深

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恥失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己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遍海內天啟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而小人道長熒惑聖聽遂

使天威為之發怒、如加刑譴、已為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刃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縱橫、沒財已幸、宣犯釁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世祖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搆、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啼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

尚書朝省之事、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厭毒臣言人主有自勉强敢以死陳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朝廷衆庶莫不怨之宦官由此疾蕃彌甚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諫曰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

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代之人、與秦焚書坑儒、何以為異、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效、在乎識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髠無罪於獄、殺無辜

於市乎。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人物流遷。茹菽不足。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弃也。天之於漢。悢悢無已。故慇懃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脩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靈帝即位。竇太后臨朝。以蕃

晉無以

事九字稱之

爲大傅錄尚書事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與共交搆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常疾之志誅中官會竇武亦有謀蕃乃先上疏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爲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囂囂道路諠譁言

侯覽曹節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方今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奈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姦、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太后不納、蕃因與竇武謀之、及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遂令收蕃、即日害之、

論曰、桓靈之代、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

論悟俗而驅馳崄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終取滅亡之禍者彼非不能絜情志違埃霧也愍夫世士以離俗爲高而人倫莫能相恤也以遁世爲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爲己任雖道遠而彌厲及遭值際會協策竇武自謂萬世一遇也懍懍乎伊望之業矣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攜持世心漢代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

竇武字游平扶風人拜城門校尉清身疾惡時

國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爲黨事考逮、上疏諫曰、臣聞明主不諱譏刺之言、以探幽暗之實、忠臣不恤諫爭之患、以暢萬端之事、是以君臣並熙、名奮百世、臣豈敢懷祿逃罪、不竭其誠、陛下初從藩國、爰登帝祚、天下逸豫、謂當中興、自即位以來、未聞善政、梁孫寇鄧雖或誅滅、而常侍黃門、續爲禍虐、欺罔陛下、競行譎詐、自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姦臣日強、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近者姦

范作死
殳作設

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効驗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契伊呂之佐而虛爲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臣聞近臣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朱寓荀緄劉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嬀皓范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

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次貶黜抑奪宦官欺國之封案其無狀誣罔之罪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寶愛天官唯善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間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爲瑞無德爲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書奏因以疾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帝不許有詔原李膺杜密等其冬

帝崩，靈帝立，拜武爲大將軍，常居禁中。武既輔
朝政，常有誅翦宦官之計，太傅陳蕃亦素有謀。
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
典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而任權
重，子弟布列，專爲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
悉誅廢以清朝廷。長樂五官史朱瑀盜發武奏，
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
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爲
大逆。曹節聞之，驚起白帝，請出御德陽前殿，拜

王甫為黃門令，甫用將虎賁羽林追圍武，武自殺，梟首洛陽都亭，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遷太后於雲臺也。

循吏傳

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

進寶劍、價兼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損
上林池籞之官、廢騁望弋獵之事、數引公卿郎
將、列于禁坐、廣求民瘼、觀納風謠、故能內外匪
懈、百姓寬息、自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若杜詩
守南陽、號爲杜母、任延錫光移變邊俗、斯其績
用之最章章者也、又第五倫宋均之徒、亦足有
可稱談、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謠言
單辭、轉易守長、故朱浮數上諫書、箴切峻政、鍾
離意等、亦規諷殷懃、以長者爲言、而不能得也、

所以中興之美。蓋未盡焉。

任延字長孫。南陽人也。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及到。靜泊無爲。唯先遣饋祠延陵季子。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奉祿以賑給之。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官焉。建武初。延上書乞骸骨。歸拜王庭。詔徵爲九眞太守。九眞俗以射獵爲業。不知牛耕。民常告糴交阯。每致困乏。延乃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百姓充給。又駱越之民無嫁

娶禮法、各因淫好、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使男女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奉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於是徼外蠻夷夜郎等、慕義保塞、延遂止罷偵候戍卒、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爲交阯太守、教導民夷、漸以禮義、化聲侔於延、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貢獻、封鹽水侯、嶺南華風、始於二守

董宣上脫酷吏傳三字

爲延祀事四年徵詣洛陽九眞吏民生爲立祠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也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

董宣字少平陳留人也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

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民、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卽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帝强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臧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强項令出、賜錢三十萬、搏擊豪强、莫不震慄、京師號爲臥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也、

論曰古者敦厖善惡易分至畫衣冠異服色而莫之犯叔世偷薄上下相蒙德義不足以相洽化導不能以懲違乃嚴刑痛殺以暴治姧倚疾邪之公直濟忍苛之虐情與夫斷斷守道之吏何工否之殊乎故嚴君蚩黃霸之術密民笑卓茂之政猛既窮矣而猶或未勝然朱邑不以笞辱加物袁安未甞鞫人臧罪而猾惡自禁民不欺犯何者以爲威辟既用而苟免之行興仁信道孚故感被之情著苟免者威隟則姧起感被

者、人亡而思存、由一邦以言天下、則刑訟緐措、可得而求矣、

宦者傳

周禮、閽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然宦人之在王朝、其來舊矣、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爲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至於孝武、數宴後庭、潛遊離宮、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元帝之世、史游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

補益其後宏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自明帝以後委用漸大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擧動廻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劒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棊列於都

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仞珍藏、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翫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敗國蠹政之事、不可單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灾毒、斯亦運之極乎、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人、具瑗魏郡人、左悺河

南人唐衡潁川人也桓帝初超璜瑗爲中常侍悺衡爲小黃門史初梁冀兩妹爲順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商爲大將軍再世權戚威振天下冀自誅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勢忌恣多所鴆毒上下鉗口莫有言者帝逼畏久恒懷不平延熹二年皇后崩帝因如厠獨呼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皆誰乎衡對單超左悺徐璜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悺璜瑗等五人遂定其議詔收冀及宗親黨

舊無五百至各千二十字補之

與誅之悺衡遷中常侍封超新豐侯二萬戶璜武原侯瑗東武陽侯各萬五千戶賜錢各千五百萬悺上蔡侯衡汝陽侯各萬三千戶賜錢各千三百萬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爲鄉侯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矣超疾病帝遣使者就拜車騎將軍薨賜東園秘器棺中玉具贈侯將軍印綬使者治喪及葬發五營騎士侍御史護喪將作大匠起冢塋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

駮作較

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皆競起第宅樓觀壯麗窮極伎巧金銀罽毦施於犬馬多取良人美女以爲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又養其疏屬或乞嗣異姓或買蒼頭爲子並以傳國襲封兄弟姻戚皆宰州臨郡辜駮百姓與盜賊無異五侯宗族賓客虐遍天下民不堪命起爲寇賊衡卒亦贈車騎將軍如超故事司隸校尉韓演奏悺罪惡及其兄大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爲姦賓客放縱侵

犯吏民、悺稱皆自殺、演又奏瑗兄沛相恭贓罪、徵詣廷尉、瑗詣獄謝、貶爲都鄉侯、卒於家、超及璜衡襲封者、並降爲鄉侯、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劉普等貶爲關內侯、

侯覽者、山陽人也、桓帝初爲中常侍、以佞猾進、倚埶貪放、受納貨遺、以巨萬計、爵關內侯、又託以與議誅梁冀功、進封高鄉侯、覽兄參爲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滅之、沒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太尉楊秉奏參檻車徵、於道

自殺參車重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覽坐免旋復復官建寧二年喪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縱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畫丹漆之屬制度深廣僭類宮省又豫作壽冢石槨雙闕高廡百尺破人居室發掘墳墓虜奪良民妻略婦子及諸罪釁請誅之而覽伺候遮截章竟不上儉遂破覽冢宅藉沒資財具言罪

狀、又奏覽母生時、交通賓客、干亂郡國、復不得
御、覽遂誣儉爲鉤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
杜密等、皆夷滅之、遂領長樂太僕、熹平元年、有
司舉奏覽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阿黨者皆
免、

曹節字漢豐、南陽人也、建寧元年、持節將中黃
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宮、及卽位、
以定策封長安鄉侯、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
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

舊無有何至曾

朱瑀從官史張亮、中黃門王尊等十七人、共矯詔以長樂食監王甫爲黃門令、將兵誅武蕃等、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甫遷中常侍、黃門令如故、瑀封都鄉侯、亮等五人、各三百戶、餘十一人皆爲關內侯、歲食租二千斛、賜瑀錢五千萬、餘各有差、後更封華容侯、二年、節病困、詔拜爲車騎將軍、有頃疾瘳、復爲中常侍、位特進、秩中二千石、尋轉大長秋、熹平元年、竇太后崩、有何人書朱雀闕、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

節十四字補之

常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
於是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猛以誹書言直、不
肯急捕、月餘、主名不立、猛坐左轉諫議大夫、以
御史中丞段熲代猛、乃四出逐捕、及太學遊生
繫者千餘人、節等怨猛不已、使熲以他事奏猛
抵罪、輸左校、節遂與王甫等、誣奏桓帝弟勃海
王悝謀反、誅之、以功封者十二人、甫封冠軍侯、
節亦增邑四千六百戶、父兄子弟皆爲公卿列
校牧守令長、布滿天下也、

舊集六百二字補之

呂強字漢盛、河南人也、少以宦者小黃門遷中常侍、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爲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等、並爲列侯、節等讒諂媚主、佞邪徼寵、放毒人物、嫉妬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轘裂之誅、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世爲藩輔、受國重恩、不念爾祖、述脩厥德、而交

結邪黨、下比羣佞、陛下感其瑣才、特蒙恩澤、又
授位乖越、陰陽乖剌、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
行、言之無逮、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
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
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
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麗過禮、競相
放效、莫肯矯拂、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
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弊、至使禽獸食民之甘、
木土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

民無裋衣、池有弃酒、士有渴死、廐馬秣粟、民有飢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節王甫、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竪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露、羣邪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皆以邕爲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劔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夫立言無顯過

之咎、明鏡無見玼之尤、如惡立言以記過、則不當學也、不欲明鏡之見玼、則不當照也、願陛下詳思臣言、不以記過見玼爲責、

張讓、潁川人、趙忠、安平人也、少時給事省中、靈帝時、讓忠並遷中常侍、封列侯、與曹節王甫等、相爲表裏、節死後、忠領大長秋、讓有監奴、典任家事、交通貨賂、威形諠赫、扶風人孟他、資產饒贍、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咸德之、問他曰、君何所欲、力能辦也、他曰、吾望汝曹爲我

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恆數百千兩、佗時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乃率諸蒼頭、迎拜於路、遂共轝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佗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佗分以遺讓、讓大喜、遂以佗爲涼州刺史、是時讓忠及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十二人、皆爲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爲人蠹害、黃巾既作、盜賊糜沸、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

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
典據州郡辜搉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
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爲盜賊宜斬十常侍懸頭
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
旅而大寇自消天子以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
跣頓首乞自致洛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
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眞狂子也
鈞復重上猶如前章輒寢不報詔使廷尉侍御
史考爲張角道者御史承讓等旨遂誣奏鈞學

晉無收掠死獄中五字補之

黃巾道，收掠死獄中。後中常侍封諝、徐奉事獨發覺坐誅，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爲可斬未？皆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爲。帝乃止。明年，南宮災。讓、忠等說帝令斂天下田，畝稅十錢，以脩宮室。發大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買，十分雇一，因復貨之於宦官，復不爲即受，材木遂

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園騶密約勅、號曰中使、恐動州郡、多受財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脩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

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古今禍敗之戒、卽呑藥自殺、書奏、帝爲暫絕脩宮錢、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仭積其中、又還河閒、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爲私藏、復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常云、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宦官得志、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帝常登永安候臺、宦官恐其望見居處、乃使中大夫尚但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自是不

敢復升臺榭、復以忠爲車騎將軍、帝崩、中軍校尉袁紹說大將軍何進、令誅中官、謀洩、讓忠等、因進入省、遂共殺進、而紹勒兵斬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讓等數十人、劫質天子走之河上、追急、皆投河而死也、

儒林傳序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

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脩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其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他乎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群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

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頹敝，鞠為園蔬，牧兒蕘豎，至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脩黌宇，試明經下第補弟子，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本初元年，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

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踈、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撿、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

逸民傳

周黨字伯況、太原人也、世祖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博士范升奏毀黨曰、臣聞堯不須許由巢父、而建號天下、周不待伯

夷叔齊、而王道以成、伏見太原周黨、陛見帝庭、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天子以示公卿、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黨遂隱居、

嚴光字子陵、會稽人也、少有高名、與世祖同遊學、及世祖卽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乃令以物色訪之、至舍於北軍、給床褥、大官朝夕進

膳、車駕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治耶、光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年八十終於家、帝傷惜之、賜錢百萬、穀千斛、

漢濱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

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温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也、父笑而不對、温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耶、理而立天子耶、立天子以父天下耶、役天下以奉天子耶、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民以寧、今子之君、勞民自縱、逸遊無忌、吾爲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温大慙、問其名姓、不告而去、

西羌

建武九年、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郡皆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爲小吏黠民所侵奪、窮恚無聊、故恐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爲此也、宜明威防、世祖從之、十一年、夏先零種復寇臨洮、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明年、武都參狼羌反、援又破降之、永平元年、復遣捕虜將軍馬武等擊滇吾、滇吾遠去、餘悉散降、徙七千口置三輔、章和十二年、金城太守侯霸、與逑

唐戰、羌衆折傷、種人瓦解、降者六千餘口、分徙漢陽安定隴西、永初中、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爲吏民豪右所傜役、積以愁怨、同時奔潰、大爲寇掠、斷隴道、時羌歸附旣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爲楯、或執銅鏡以象兵、郡縣不能制、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副將五營及三輔兵合五萬人屯漢陽、騭使尚率諸郡兵與滇零等戰於平襄、尚軍大敗、於是滇零自稱天子於北地、招集武都參狼上

郡西河諸雜種，衆遂大盛，東犯趙魏，南入益州，寇鈔三輔，斷隴道，湟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亡，不可勝數，朝廷不能制，而轉運難劇，遂詔騭還師，留任尚屯漢陽，復遣騎都尉任仁，督諸郡屯兵，仁戰每不利，衆羌乘勝，漢兵數挫，羌遂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驚，多奔南度河，使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候六百一十六所，羌既轉盛，而二千石令長，並無守戰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

一作二

難朝廷從之遂移隴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陽北地徙池陽上郡徙衙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乃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飢荒而驅蹙劫略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爲人僕妾喪其太半自羌叛十餘年間兵連師老不暫寧息軍旅之費轉運委輸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延及內郡邊民死者不可勝數幷涼二州遂至虛耗

論曰中興以後邊難漸大朝規失綏御之和戎

帥騫然諾之信其內屬者或倥偬於豪右之手或屈折於奴僕之勤塞候時清則憤怒而思禍桴革暫動則屬鞬而烏驚故永初之間羣種蜂起自西戎作逆未有凌斥上國若斯其熾者也嗚呼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貊殊性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唯與辭要而已若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當煎作寇馬援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勢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

載作戒

經世之遠略豈夫識微者之爲乎故微子垂泣於象箸辛有浩歎於伊川也

鮮卑

熹平三年夏育爲護烏桓校尉六年夏鮮卑寇三邊秋育上言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帝乃拜田晏爲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議郎蔡邕議曰書載猾夏易伐鬼方周有獫狁蠻荆之師漢有闐顏瀚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

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征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積、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武帝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衆、不弱于前、而虛計二一

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爲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蚧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瘭疽也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弃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爲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别内外異殊俗也苟無蹙國内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蟻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令本朝爲之旰食乎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厮輿之卒有

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為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耶。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罷珠崖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卹人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弃之。況障塞之外。未曾為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遂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郎

將臧旻率南單于出鴈門、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帥衆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千騎奔還、死者十七八、緣邊莫不被毒也、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四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五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魏志上

紀

太祖武皇帝、沛國人、姓曹、諱操、字孟德、建安四年、袁紹將攻許、公進軍黎陽、紹衆大潰、公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魏氏春秋曰、公云、當紹之強、孤猶不能自保、而況衆人乎、七年令曰、吾起義兵、爲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

舊無衆字補之

魂作祀

識使吾悽愴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教之爲存者立廟使祀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十二年令曰吾起義兵誅暴亂於今十九年所征必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饗其勞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於是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爲列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及復死事之孤輕重各有差十九年安

本書容作觀

定大守毋丘興將之官公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也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爲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人也但更事多耳二十五年魏書曰大祖自統御海內芟夷羣醜御軍三十餘年手不舍書晝則講軍策夜則思經傳雅性節儉不好華容後宮衣不錦綉侍御履不二采帷帳屏風壞則補納茵蓐取溫無有緣飾攻城拔邑得靡麗之物則悉以賜有功勳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四方獻御與羣下共之也無

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黃初二年詔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奉孔子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日有蝕之有司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己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三年表首陽山東為壽陵作終制曰禮國君即位為椑存不忌亡也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為體無為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者藏也

肉上舊有骨字刪之

呂作莒下同

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為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柙、諸愚俗所為也、季孫以璵璠斂、孔子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呂不臣、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

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呂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是無不掘之墓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縷骸骨并盡豈不重痛哉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為遠若違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為戮死

地下、死而重死、臣子爲蔑死君父、不忠不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秘書三府、

五年、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

明皇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青龍元年、祀故大將軍夏侯惇等於太祖廟庭、魏書載詔曰、昔先王之禮

厚也作饗之

以下皆有下字刪之

舊無其有姿色者五字補之

於功臣存則顯其爵祿沒則祭於大蒸故漢氏功臣祠於廟庭大魏元功之臣功勳優著終始休明者其皆依禮祀之

於是以惇等配厚也

三年魏略曰是年起大極諸殿築總章觀又於芳林園中起陂池楫櫂越歌又於列殿之北立八坊諸才人以次序處其中秩名擬百官之數使博士馬均作水轉百戲魚龍蔓延備如漢西京之制築閶闔諸門闕外罘罳太子舍人張茂以吳蜀數動諸將出征而帝盛興宮室留意於翫飾賜與無度帑藏空竭又錄奪士女前已嫁爲吏民妻者還以配士既聽以生口自贖又簡選其有姿色者內之掖庭乃上書諫曰臣伏見詔書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錄奪以配戰士斯誠權時之宜然非大化之善者也臣請論之陛下天之子百姓吏民亦陛下之子也今奪彼以與此亦無以異於奪兄之妻妻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又詔書聽得以生口代故富者則

傾家盡產、貧者舉假貸貰、貴買生口、以贖其妻、縣官以配士爲名、而實內之掖庭、其醜惡者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有歡心、而失妻者、必有憂色、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姓之歡心者、鮮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數十萬人、一日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將不給、況復有宮庭非員無錄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賞賜橫興、其費半軍、昔漢武帝好神仙、信方士、掘地爲海、封土爲山、賴此時天下爲一、莫敢與爭者耳、自衰亂以來四五十載、馬不舍鞍、士不釋甲、每一交戰、血流丹野、瘡痍號痛之聲、于今未已、猶強寇在疆、圖危魏室、陛下當兢兢業業、念崇節約、思所以安天下者、而乃奢靡是務、中尚方純作玩弄之物、炫燿後園、建承露之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騁寇讎之心矣、惜乎舍堯舜之節儉、而爲漢武之侈事、臣竊爲陛下不取也、願陛下霈然下詔、事無益而有損者、悉除去之、以所除無益之費、厚賜將士父母

魏略載董尋上書曰臣作魏書誅曰以之

妻子之饑寒者、問民所疾、而除其所惡、實倉廩、繕甲兵、恪恭以臨天下、如是吳賊面縛、蜀虜輿櫬、不待誅而自服、太平之路、可計日而待也、臣年五十、常恐至死無以報國、是以投軀沒命、冒昧以聞、唯陛下裁察、書通、上顧左右曰、張茂恃鄉里故也、以事付散騎而已

景初元年、魏略曰、是歲徙長安諸鐘簴駱駝銅人承露盤、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大發銅、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皇各一、置內殿前、起土山於芳林園、使公卿羣僚負土成山、樹松竹雜木善草於其上、捕山禽雜獸置其中、魏略載董尋上書曰、臣聞古之直士、盡言於國、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於桀紂、劉輔譬趙后於人婢、天生忠直、雖白刃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為時主愛惜天下也、若今之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況乃作無益之物、黃龍鳳皇、九龍承露盤、土山淵池、其功三倍於殿舍、三公九卿侍

中尚書、天下至德、皆知非道、而不敢言者、以陛下春秋方剛、心畏雷霆、今陛下既尊群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了鳥、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禮無忠、國何以立、故有君不君、臣不臣、上下不通、心懷鬱結、使陰陽不和、災害屢降、凶惡之徒、因間而起、誰當爲陛下盡言事者乎、又誰當干萬乘以死爲戲乎、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秉筆流涕、心與世辭、既通、帝曰、董尋不畏死耶、主者奏收尋、有詔勿問之也、

齊王芳字蘭卿、正始八年、尚書何晏奏曰、善爲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所習正、則其身正、其身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雖

令不從、是故為人君者、所與遊必擇正人、所觀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近、然後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宏也、季末闇主、不知損益、斥遠君子、引近小人、忠良疏遠、便辟褻狎、亂生近暱、譬之社鼠、考其昏明、所積以然、故聖賢諄諄、以為至慮、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自今以後、可御幸式乾殿、及遊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兼省文

此條當在夏侯尚之下

書、謀政事、講論經籍、為萬世法、

袁紹字本初、汝南人也、領冀州牧、轉為大將軍、出長子譚為青州、沮授諫紹、必為禍始、紹不聽、

九州春秋載授諫辭曰、世稱一兔走、萬人逐之、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制也、願上惟先代成敗之戒、下思逐兔分定之義、紹曰、孤欲令四兒各據一州、以觀其能、授出曰、禍其始此乎、

紹進軍黎陽、太祖擊破之、初紹之南也、田豐說紹曰、曹公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

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為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懇諫、紹怒、以為沮衆、械繫之、紹軍既敗、或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若軍有利、吾必全、今軍敗、吾其死矣、紹還、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咲、遂殺之、

后妃傳

易稱男正位于外、女正位于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古先哲王、莫不明后妃之制、順天地之德、故二妃嬪嬀、虞道克隆、任姒配姬、周室用熙、廢興存亡、恒此之由、春秋說云、天子十二女、諸侯九女、考之情理、不易之典也、而末世奢縱、肆其侈欲、至使男女怨曠、感動和氣、唯色是崇、不本淑懿、故風教陵遲、而大綱毀泯、豈不惜哉、嗚呼、有國有家者、其可以永鑒矣、

武宣卞皇后、琅耶人、文帝母也、黃初中、文帝欲

追封太后父母尚書陳羣奏曰陛下應運受命創業革制當永爲後式案典籍之文無婦人裂土因夫爵秦違古制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以作著詔下藏之臺閣永爲後式

文德郭皇后廣宗人也黃初三年將登后位中郎棧潛上疏曰在昔帝王之有天下不唯外輔亦有內助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故西陵配黃英娥降嬀並以賢明流芳上世桀奔南巢禍階末

舊無傳字加之

喜納以炮烙怡悅妲己、是以聖哲慎立元妃、必
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宮、虔奉宗
廟、陰教事修、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由內及外、
先王之令典也、春秋書宗人釁夏云、無以妾爲
夫人之禮、齊桓誓命于葵丘、亦曰、無以妾爲妻、
今後宮嬖寵、常亞乘輿、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
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
文帝不從、

傳

夏侯尚字伯仁、子元字太初、少知名、累遷散騎常侍中護軍、司馬宣王問以時事、元議以爲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敘也、夫欲淸教審選、在明其分敘、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勢馳騖之路開、下踰其敘、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源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

舊無明字補之

矣、緬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敘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倫輩、輩當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爲政乎、義斷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事任乎、三者之類、取於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必明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

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考、莫究於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衆人驅駭、欲風俗清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遠、衆所絕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脩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脩己家門者、不如自達於鄉黨矣、自達於鄉黨者、不如自求於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真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

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

荀彧字文若、潁川人也、為侍中尚書令、或別傳曰、或德行周備、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為儀表、海內英俊咸宗焉、然前後所舉、佐命大才、則荀攸鍾繇陳羣司馬宣王、及引致當世知名、郗慮華歆王朗荀悅杜襲辛毗趙儼之儔、終為卿

相、以十數人取士不以一揆、戲志才郭嘉等、有負俗之譏、杜畿簡傲少文、皆以智策舉之、終各顯名、荀攸後爲魏尚書令、推賢進士、太祖曰、二荀令之論人也、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也、

師作帥

荀攸字公達、或從子也、太祖以爲軍師、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不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過也、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傅子曰、太祖稱荀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荀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也、

賈詡字文和、武威人也、爲太中大夫、是時文帝

舊無大笑於是太子六字補之

為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太祖嘗問詡，詡嘿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適有所思，故不即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文帝即位，以詡為太尉。

魏略曰：文帝得詡之對太祖，故即位，首登上司。荀勗別傳曰：晉司徒闕，武帝問其人於勗，勗答曰：三公具瞻所歸，不可用非其人。昔文帝用賈詡為三公，孫權笑之。

袁渙字曜卿，陳郡人也。劉備之為豫州，舉渙茂才，後為呂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

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渙不可再三強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脇渙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耶且不耻將軍之言彼誠小人耶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

王脩字叔治北海人也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隣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鄰里聞之爲之

罷祉、袁譚在青州辟脩爲治中從事、譚欲攻弟尚、脩諫曰、夫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鬭而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若是者可乎、夫弃兄弟而不親、天下其孰親之、屬有讒人、固將交鬭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明使君塞耳而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禦四方、可以橫行天下、譚不聽、太祖遂引軍攻譚于南皮、脩聞譚已死、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太祖、乞收譚屍、太祖不應、脩復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斂譚屍、然後就

戮、無所恨、太祖嘉其義、聽之、太祖破南皮、閱脩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太祖歎曰、士不妄有名、乃辟爲司空掾、魏略曰、郭憲字幼簡、西平人也、韓約失衆依憲、衆人多欲取約以徼功、而憲皆責怒之、言人窮來歸我、云何欲危之、後約病死、而陽逵等就斬約頭、欲條疏憲名、憲言、我尚不忍生圖之、豈忍取死人以要功乎、逵等乃止、約首到、太祖宿聞憲名、及視疏、怪不在中、以問逵等、逵具以情對、太祖歎其志義、乃并表列、賜爵關內侯、

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太祖辟司空掾、原女早亡、時太祖愛子倉舒亦沒、太祖欲求合葬、原辭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

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爲哉、太祖乃止、原別傳曰、魏太子爲五官中郎將、天下向慕、賓客如雲、而原獨守道持順、自非公事、不安擧動、太祖微使人從容問之、原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

崔玉字季珪、淸河人也、太祖領冀州牧、辟玉爲別駕從事、太祖征幷州、留玉傳文帝於鄴、世子仍出田獵、變易服乘、志在驅逐、玉書諫曰、蓋聞盤于遊田、書之所戒、魯隱觀魚、春秋譏之、此周孔之格言、二經之明義也、今邦國殄瘁、惠康未

洽、士女企踵、所思者德、況公親御戎馬、上下勞慘、世子宜遵大路、愼以行正、思經國之高略、深惟儲副、以身爲寶、而猥襲虞旅之賤服、忽馳騖而陵險、志雉兔之小娛、忘社稷之爲重、斯誠有識所以惻心也、唯世子燔翳捐褶、以塞衆望、不令老臣獲罪於天、世子報曰、昨奉嘉命、惠示雅教、欲使燔翳捐褶、翳已壞矣、褶亦去焉、後有此比、蒙復誨諸、魏國初建、拜尚書、時未立太子、臨菑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訪於外、

惟玉露板答曰蓋聞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玉以死守之植玉之兄女壻也太祖貴其公亮喟然歎息遷中尉玉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先賢行狀曰玉清忠高亮雅識經遠推方直道正色於朝魏初載委銓衡總齊清議十有餘年文武羣才多所明拔朝廷歸高天下稱平矣玉薦揚訓太祖爲魏王訓發表疑述盛德時人謂玉爲失所舉玉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有白玉此書傲世怨謗者太祖怒罰玉爲徒隸使人視之辭

色無撓、太祖令曰、玉雖見刑、而通賓客、門若市人、對賓客虯鬚直視、若有所瞋、遂賜玉死、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

毛玠字孝先、陳留人也、為東曹掾、與崔玉並典選舉、其所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厲、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為哉、文帝為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玠答

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戾今所說人非遷次是以不敢奉命魏國初建爲尚書僕射復典選舉先賢行狀曰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恪其典選舉拔貞實斥華僞進遜行抑阿黨興四海翕然莫不厲行貴者無穢欲之累賤者絕姦貨之求吏潔於上俗移于下民到于今稱之崔玉既死玠內不悅後有白玠者出見黥面反者妻子沒爲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蓋由此也太祖大怒收玠付獄大理鍾繇詰玠玠辭曰臣聞蕭生縊死困於石顯賈子放外讒在絳灌白起賜劒於杜郵晁錯致誅於東市伍員絕命於

吳都斯數子者或矜其前或害其後臣垂鄙執簡累勤取官職在機近人事所竇屬臣以私無勢不絕語臣以冤無細不理青蠅橫生爲臣作謗謗臣之人勢不在他昔王叔陳生爭正王廷宣子平理命舉其契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秋嘉焉是以書之臣不言此無有時人說臣此言必有徵要乞蒙宣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對若臣以曲聞即刑之日方之安駟之贈賜劍之來比之重賞之惠謹以狀對時桓楷和洽進言救玠

玠遂免黜、卒于家、孫盛曰、魏武於是失刑矣、易稱明折庶獄、傳有舉直錯枉、庶獄明、則國無冤民、枉直當、則民無不服、未有徵青蠅之浮聲、信浸潤之譖訴、可以允釐四海、唯清緝熙者也、昔漢高獄蕭何、出復相之、玠之一責、永見擯放、二主度量、豈不殊哉、

徐奕字季才、東莞人也、太祖辟東曹屬、丁儀等見寵於時、並害之、而奕終不爲動、傅子曰、武皇帝至明也、崔玉徐奕、一時清賢、皆以忠信顯於魏朝、丁儀間之、徐奕失位、而崔玉被誅、

鮑勛字叔業、泰山人也、爲中庶子、出爲魏郡西部都尉、太子郭夫人弟斷盜官布、法應弃市、太子數手書爲之請、勛不敢擅縱、具列上、勛前在

東宮守正不撓太子固不能悅及重此事恚望滋甚延康元年勛兼侍中文帝受禪勛每陳今之所急唯在軍農寬惠百姓臺榭苑囿宜以為後帝將出遊獵勛停車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仁聖惻隱有同古烈臣冀當繼蹤前代令萬世可則也如何在諒闇中脩馳騁之事乎臣冒死以聞唯陛下察焉帝手毀其表而競行獵中道頓息問侍臣曰獵之為樂何如八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

於樂勛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萬邦咸乂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況獵暴華蓋於原野傷生育之至理櫛風沐雨不以時隙哉昔魯隱觀漁於棠春秋譏之雖陛下以爲務愚臣所不願也因奏劉煜佞諛不忠阿順陛下過戲之言昔梁丘據取媚於遄臺煜之謂也請有司議罪以清皇朝帝怒作色還郎出勛爲右中郎將黃初四年尚書令陳羣僕射司馬宣王竝舉勛爲宮正帝不得已而用之百寮嚴憚

罔不肅然六年帝欲征吳羣臣大議勛面諫以爲不可帝益忿之左遷勛爲治書執法帝從壽春還屯陳留郡界太守孫邕見出過勛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勛以塹壘未成解止不舉大軍還洛陽曜有罪勛奏絀遣而曜密表勛私解邕事詔曰勛指鹿作馬收付廷尉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官駮依律罰金二斤帝大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敢縱之收三官以下付刺姦當令十鼠同

允、大尉鍾繇、司徒華歆等、並表勛父信有功於
太祖、求請勛罪、帝不許、遂誅勛、勛內行既修、廉
而能施、死之日、家無餘財、莫不爲勛歎恨、
王朗字景興、東海人也、文帝卽王位、遷御史大
夫、上疏勸育民省刑曰、易稱勑法、書著祥刑、慎
法獄之謂也、昔曹相國以獄市爲寄、路溫舒疾
治獄之吏、夫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冤死之囚、丁
壯者得盡地力、則無飢饉之民、窮老者得仰食
倉廩、則無餧餓之殍、嫁娶以時、則男女無怨曠

之恨胎養必全則孕者無自傷之哀新生必復
則孩者無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幼者無離家
之思二毛不戎則老者無頓伏之患醫藥以療
其疾寬繇以樂其業威罰以抑其強恩仁以濟
其弱賑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既笄者必盈巷
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文帝踐祚改爲
司空時帝頗出遊獵或昏夜還宮朗上疏曰夫
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
兵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

室而後息駕皆所以顯至尊務戒慎垂法敎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違警蹕之常法非萬乘之至慎也帝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喩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還之戒輒詔有司施行

子肅字子雍拜散騎常侍上疏陳政本曰夫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幷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

乃在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各展才力莫相倚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矣景初間宮室盛興民失農業期信不敦刑殺倉卒肅上疏曰大魏承百王之極生民無幾干戈未戢誠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靜遐邇之時也夫務蓄積而息疲民在於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宮室未就功業未訖運漕調發轉相供奉是以丁夫疲於力作農者離於南畝今見作者三四萬人

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顯陽之殿又向將畢惟太極已前功夫尚大方向盛寒疾疢或作誠願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深愍役夫之疲勞厚矜兆民之不贍取常食廩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朞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即事勞而不怨矣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非信不立夫區區之晉國微微之重耳欲用其民先示以信用能一戰而霸于今見稱前車駕

當幸洛陽發民爲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既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其目前之利而不顧經國之體臣以爲自今以後儻復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有事以次寧復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爲倉卒故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汙于宮掖而爲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王重之孟軻稱殺一無辜以取

天下仁者不爲也漢時有犯蹕驚乘輿馬者廷尉張釋之奏使罰金文帝怪其輕而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措手足哉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爲己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猶不戲而況行之乎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

帝嘗問曰、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諦也、是帝欲不諦、當何得不死、肅對曰、但為言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念存補國、且帝者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宥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廣德宇於天下、故臣以為殺之、未必為是也、

程昱字仲德、東郡人也、孫曉字季明、嘉平中、為黃門侍郎、時校事放橫、曉上疏曰、周禮云、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

愚不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並建聖哲，明試以功，各修厥業，思不出位。故欒書欲拯晉侯，其子不聽；死人橫於街路，邴吉不問。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勢，民無二事之役，斯誠為國要道，治亂所由也。遠覽典志，近觀秦漢，雖官名改易，職司不同，至於崇上抑下，顯明分例，其致一也。初無校事之官干與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眾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

衿作衘

取其一切耳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任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宮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條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慎爲粗疏以謏詞爲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爲公嚴以修理爲怯弱外託天威以爲聲勢內聚羣姦以爲腹心大臣耻與分勢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模公於目

下肆其姦慝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惡之過積年不聞既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內有侍中尚書綜理萬機司隷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爲校事則是中丞司隷重增一官若如舊選尹模之姦今復發矣進退推算無所

用之、昔桑宏羊爲漢求利、卜式以爲獨烹宏羊、天乃可雨、若使政治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之灾、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託以爲刺、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於國、以禮義言之、尚傷大臣之心、況姦回暴露、而復不罷、是衮闕不補、遂而不反也、於是遂罷校事、

劉曄字子揚、淮南人也、爲侍中、傅子曰、曄事明帝、大見親重、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曄入與帝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因曰不可伐、曄有膽智、言之

皆有形、中領軍楊暨、帝之親臣、又重曄、曄持不可伐蜀之議最堅、每從内出輒過曄、曄講不可伐之意、後暨從駕行天淵池、帝論伐蜀事、暨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曰、臣誠不足採、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曄與吾言、蜀可伐、暨曰、曄可召質也、詔召曄曄至、帝問之、曄終不言、後獨見曄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常恐眯夢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曄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構思也、暨亦謝之、曄能應變持兩端如此、或惡曄於帝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趣而合之、陛下試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復每問皆同者、曄之情必無所復逃矣、帝如言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曄遂狂、出爲大鴻臚、以憂死、諺曰、巧

舊無活人至問曰十二字補之

誹不如拙誠、信矣、

蔣濟字子通、楚國人也、文帝踐祚、爲散騎常侍、有詔、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既至、帝問曰、卿所聞見、天下風教何如、濟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帝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荅、因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誡、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唯陛下察之、於是帝意解、遣追取前詔、

蘇則字文師、扶風人也、爲金城太守、文帝問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之珠、可復求市益得不、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卽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嘿然、後從行獵、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胡床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吏、愚臣以爲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見憚、左遷河東相、

舊無督字補之

河東作東平

杜畿字伯侯、京兆人也、子恕、字務伯、爲散騎黃門侍郎、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時又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恕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然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爲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爲、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

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爲未
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者皆有事
効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親民長吏轉以功次
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是最考課之急務也
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
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及內職大臣納言補闕
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
非一明所能偏照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
一體相須而成也爲有大臣守職辦課可以致

維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己而披肝膽、殉聲名而立節義者、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殉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祿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厠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自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四凶、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

立、當官不撓、不阿所私、危言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祿以爲高、拱嘿以爲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者、亦明主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修、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爲謀、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爲迂闊不周、此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慎也、後考課竟不行、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恕上疏極

諫曰、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為恭、意至懇惻、臣竊為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人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帥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歡心、近盡羣臣之智力、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也、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

人也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效與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也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若陛下以爲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儁乂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壹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陛下當闡廣朝臣之心

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爲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輿輦、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羣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

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盡，人自以為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為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為怪耳。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吏惡吏以守寺門，威禁由之，實未得為禁之本也。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

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姦不削滅、而養若廉昭等乎、夫糾擿姦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衆忤世爲奉公、密行白人爲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爲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爲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絕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

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祿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于忤者也追於道自强耳誠以爲陛下當憐而佑之少委任焉如何反錄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恕論議抗直皆此類也

龐德字令明南安人也拜立義將軍屯樊討關羽樊下諸將以德兄在漢中頗疑之德常曰我

受國恩義在効死會漢水暴溢羽乘船攻之矢盡短兵接德謂督將成何曰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爲羽所得立而不跪謂曰卿兄在漢中我以卿爲將不早降何爲駡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庸才耳豈能敵邪我寧爲國家鬼不爲賊將也遂爲羽所殺太祖聞而悲之爲流涕封其二子爲列侯文帝卽王位乃遣使就德墓賜謚

舊無以涼至第令九字補之

策曰、昔先軫喪元、王蠋絕脰、殞身殉節、前代美之、惟侯式昭果毅、蹈難成名、聲溢當時、義高在昔、寡人愍焉、諡曰壯侯、又賜子會等四人爵關內侯、邑各百戶、

閻溫字伯儉、天水人也、以京州別駕守上邽令、馬超圍州所治冀城甚急、州乃遣溫密出告急、賊見執、還詣超、超解其縛、謂曰、今成敗可見、足下為孤城求救、而執於人手、義何所施、若從吾言、反謂城中東方無救、此轉禍為福之計也、不

然、今爲戮矣、溫僞許之、超乃載溫詣城下、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超怒數之、溫不應、復謂溫曰、城中故人、有欲與吾同者不、溫又不應、遂切責之、溫曰、夫事君、有死無貳、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吾豈苟生者乎、超遂殺之、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五